



这个世界 还会好吗



李泽厚 等 / 著

李泽厚

这个世纪末是

一个无梦的世界

张承志

母语的启蒙

刘再复

四星高照何处人文

林非

生存，抑或死亡

白烨

粉丝：从现象到文化

陈晓明

在当代发展中

我们失落了点什么

徐则臣

世界和平与胡芦丝



九州
JIUZHOU

这个世界
还会好吗



李泽厚 等/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个世界还会好吗? / 李泽厚等著. --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108-3430-1

I. ①这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人生哲学—文集 IV. ①B82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07364号

这个世界还会好吗?

作 者 李泽厚 等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70毫米×1280毫米 32开
印 张 6.5
字 数 140千字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430-1
定 价 28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目 录

第一章

- 这个世界会好么? 003
[五岳散人]
- 这么多青年奔向世界潮流…… 009
[何三畏]
- 中国孩子最缺啥? 013
[石述思]
- 点“赞”的病 018
[宋石男]

第二章

村上眼中十七年前的中国 025

[林少华]

生存，抑或死亡 028

[林非]

让城市记忆留下来流下去 032

[舒乙]

这个世纪末是一个无梦的世界 039

[李泽厚]

母语的启蒙 [张承志]	045
四星高照 何处人文 [刘再复]	101
粉丝：从现象到文化 [白烨]	119
思想和思想家 [张梦阳]	126

第三章

在当代发展中我们失落了点什么 145

[陈晓明]

中国将成为三洋国家? 152

[许辉]

世界和平与葫芦丝 156

[徐则臣]

昌平园，实验品，两个人 161

[石一枫]

青春到处便为乡 175

[廖伟棠]

世界如其所是 181

[何小竹]

当春节渐成往事记忆 184

[谢宏]

中国梦：文学的新动能 190

[白烨]

第一章

重点不在于世界是不是变好了，而是我们跟随着这个世界成长了，原本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再那么肯定。不是这个世界没有变好，而是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世界，来承载我们的理想。



这个世界会好么？

[五岳散人]

小时候，我觉得生活就会这么天长地久地过下去。

我出生在1972年的北京，我们这代人可能是大城市里最后一批对于匮乏有印象的人了。在我记事之后，也会帮着家里打打酱油什么的——那是真的打酱油，一毛五分钱的酱油，大概有四分之三酱油瓶吧。那时候还有供销社，我们要去那里买所有生活用品，看着售货员把酱油用唧筒弄出来，感觉那是个很神奇的工具。

供销社很大，至少在一个几岁的孩子眼里很大，左边是卖肉的柜台，买几毛钱肉就可以炒两天菜，对面是油盐酱醋柜台，右边最靠墙的位置卖糕点与糖果，那些是很少能吃到的好东西。那时候我

们还在使用米票、面票，我家是吃米的，不是很喜欢面食，后来两种票都通用了。

那时候是有积米与好米之分的，是不是这个“积”字我一直不知道，但两种米我是知道的，妹妹小时候得了肝炎，家里蒸饭的时候会在我们吃的饭上单独给她蒸一小碗好米。面粉也有两种，一种叫做标准粉，一种叫做富强粉，后者蒸出来的馒头很白净。好米与富强粉都是很少能够吃到的东西。现在大家都为了健康而吃糙米了，我一直不知道那些玩意儿有啥吃头儿，可能小时候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。

大概在80年代初期我家住上了楼房，每个月有个任务是买煤。离家不远有个煤场，每次要买两种煤，一种是正经大块的蜂窝煤，一种是很好燃烧的小块煤，这是作为炉子的引火煤。在楼房的厨房里点煤炉子做饭也算是当年的景致，我能用一张报纸就把炉子点着。每年冬天还要买冬储大白菜，放在阳台上、楼道里，一吃就是一冬天。那时候北方真是没什么冬季蔬菜，每天我们的伙食鲜少变化。如果说我的味蕾没有被整残疾的话，那要归功于我奶奶，她老人家有本事把很一般的东西做出不一样的味道。

我妹妹大概就没觉得生活曾经匮乏过，她只比我小三岁多，到她真正记事的时候，我家的生活已经开始好过多了。大概在80年代初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视，也用上了液化气，只是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去换一次。她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每个月要给她几百块零花钱，在那个时代算是不少的。父母都算是小知识分子，“文革”前的大学生，这个时候收入已经开始多了起来。

大概在90年代初，我们又搬到了另外一处楼房。那个看了小十年的三洋12寸黑白电视淘汰了，父亲有外汇指标，我们花美元在外汇商店买了一台25寸的索尼平面直角遥控彩电，那时候还在流行什么“21遥”，我们这个算是很先进的东西。父亲的意思是说干脆一步到位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以后这个时代会把每一步“到位”都抛下那么远。

我算是那个时代的比较另类的，可能是天性更近似当年铁杆庄稼、提笼架鸟的先辈，对于各种能与众不同的玩意儿都非常喜欢。1996年的时候我有了第一台手机、第一台电脑，当时买的时候还在想，如果这东西丢了或者坏了，要是再买的话估计要攒很久的钱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能有第二台。当然，现在我知道这事儿不难，

手机、电脑已经不知道换了几台，连车都换到第四辆了。当年我用奥拓把老婆接到办婚宴的地方，岳父大人很不理解，我告诉他说：将来有本事我让您闺女一辈子坐奥迪、宝马，结婚的时候坐半天算什么？这句话我在几年前终于做到了，可惜岳丈大人去世得早，没有看到这一天。

编辑找我要这个稿子，主题是“这个世界还会好么”，所以有了上面那段文字，算是在世俗领域里给这个题目一个回应：这个世界确实会变好，如果您也像我一样历经了这从匮乏到如今的生活，这是一个确定无误的事实。

如果真的如此便可以满足就好了。

我记得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子，每天都在上学途中路过她家，那时候我总会走得很慢，希望能恰好碰上她，跟她一起走完剩下的路。那时候天空很蓝，空气中有槐花的香味，晚上出门去练拳会经过一片长着夜来香的树丛，等我练拳回来之后，正好那些花开始散发香气，小河沟旁边有兔子喜欢的拉拉秧，我戴着手套弄回去喂养在阳台的两只小兔子。我现在居住的小区里的雪松死了，它们是被从远处移植过来的，很高大，但扎不下根，没有扛过

这个冬天。它们的位置很快会被另外一些移植来的植物代替，它们不过是景观而已，不是我们的生活。

说真的，这个世界会好么？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说，这个世界已经好了很多。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谈到社会进步的文章，学者说在工业革命之前，人们对于社会进步这件事其实很陌生的，那个时候的时间更像是一种轮回，没有一个明确的、指向进步的目标。社会是进步的观点，大概在18世纪才有。这也不奇怪，我们现在认为天经地义的爱情，基本也没诞生几百年。在欧洲人看着教皇、期盼着天国的时候，我们在祈祷新皇帝是个明君，以便开始一段太平盛世。社会进步？那只不过是后来人们才知道的东西。

但我有些超于物质生活的想法——不好意思，有时候我也在吃喝玩乐之余想点儿什么。

我小时候有过一两次严打，每过一段时间，就会在街道办事处的外墙贴出大红告示，例数某人罪状。我甚至还记得有一次开公审判大会，我家对面的邻居大哥哥因为围观斗殴被一起抓进去，到新疆待了很久。

那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，没有人告诉过我这有什么

不对，后来所有没最后判决的人都被叫做“犯罪嫌疑人”了，才知道当年那是一种如何的审判体系。从这个角度说，这个世界变好了。

是的，这个世界确实变好了，如果我们从当年穿越时空到了现在，那么这个世界真的变得很快、很好，即使在雾霾里也能看到国贸三期的轮廓，即使在杂乱的酒馆里讨论敏感问题也不会有人去汇报，甚至连劳教都没有了。

重点不在于世界是不是变好了，而是我们跟随着这个世界成长了，原本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再那么肯定。不是这个世界没有变好，而是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世界，来承载我们的理想。

我的一位朋友押沙龙曾写下这样的文字给这个世界：在童年的时候，我们不曾纯真；在青年的时候，我们不曾燃烧；在成年的时候，我们不曾成熟。我们是什么呢？也许我该刻上一句时髦的话：

“神马都是浮云”。然后，带着这句恶俗不堪的话，走在春色明媚的街头，让阳光打在脸上，假装自己非常洒脱，假装自己从没有过沮丧，从没有过困惑，假装自己像鱼一样，从不哭泣。

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开始变好，我希望我的后辈们不会活得像满足于蚯蚓、不会哭泣的鱼。当然，我自己也不想是这条鱼。

这么多青年奔向世界潮流……

[何三畏]

我的朋友的孩子，朱铁果同学，年方十七，中学毕业，昨天离开父母，去美国留学，晚上从重庆飞多哈，今天转道去美国，此刻，飞机应该还在天空飞翔。

我很想去机场送他，我想以长辈的身份，见证一个青年走出他注定很重要的人生第一步。而且我正在重庆。但不巧的是，我跟律师浦志强在一起（他为被劳教人员做法律援助），我家乡的一位朋友（也是一位律师，还是广安义工的领头人），刚好也来重庆，后者听说他所佩服的老浦在这里，要请老浦吃饭，他们不认识，我得介绍他们走到一起。这就耽误了。